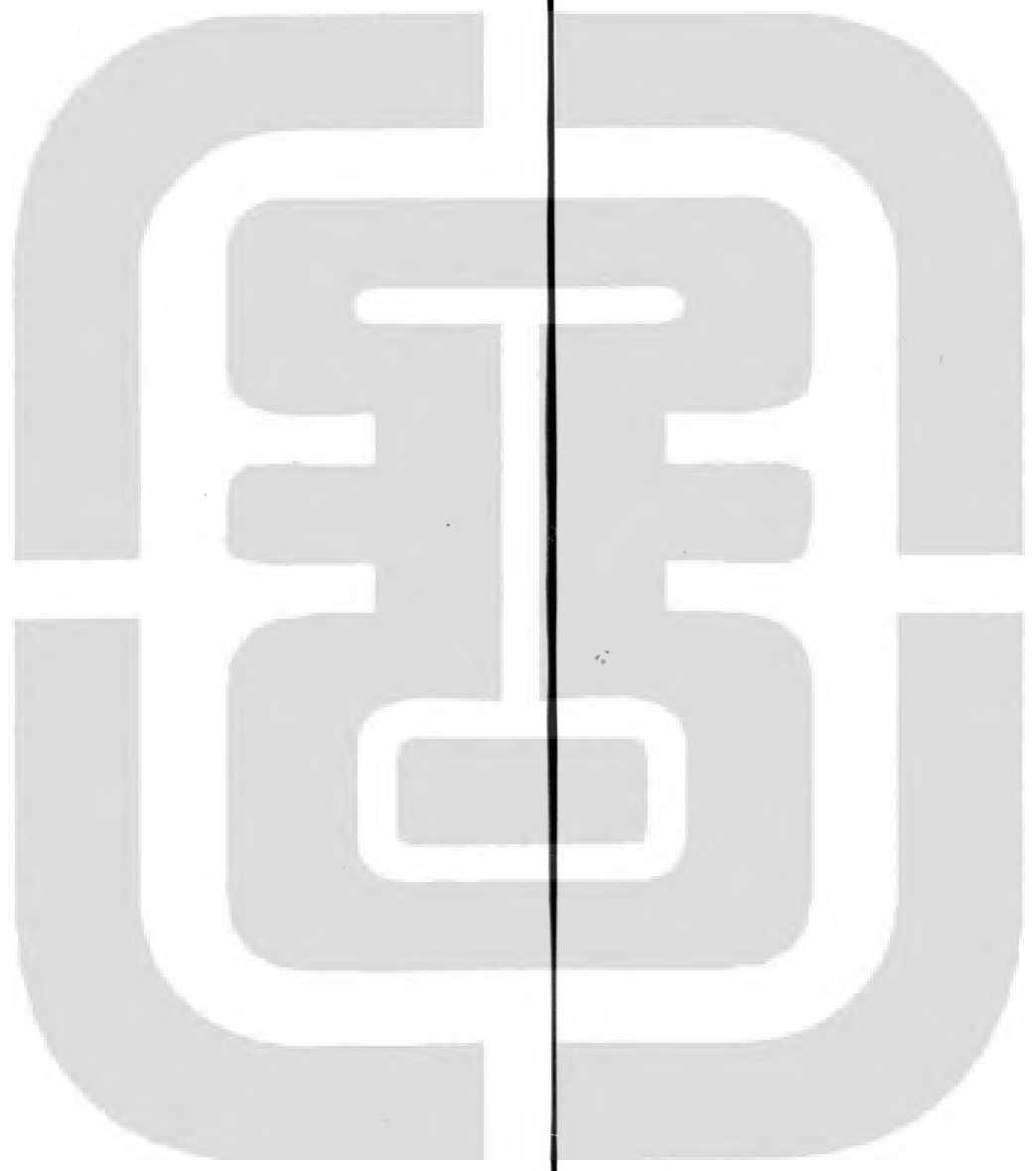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章之館書圖



范文正公集卷之十八

宋范仲淹希文著

明康丕揚士遇校

尺牘

與中舍

仲拜上三哥監簿伏惟尊體起居萬福仲淹近蒙制

恩擢貳樞府此蓋祖宗之慶下及家世累讓不允

今月二日已簽署勾當至十二日蒙恩改參大政

尋面陳利害已得旨依讓且在西府相次必出巡

邊不知甚日入京相見小三郎已就聖節奏得試  
監簿諸骨肉各安吉相次專差人去存問也互相  
戒約勿煩州縣如輒興詞訟必奏乞深行請三哥  
指揮兒姪知委保重保重

漸再拜中舍三哥今日得張祠部書言二十九日  
曾相看三哥來見精神不耗其日晚喫粥數匙并  
下藥兩服必然是實緣三哥此病因被二壻煩惱  
遂成咽塞更多酒傷着脾胃復可喫食致此吐逆  
今既病深又憂家及顧兒女轉更生氣何由得安  
但請思之千古聖賢不能免生死不能管後事一  
身從無中來却歸無中去誰是親疎誰能主宰既  
無奈何即放心逍遙任委來往如此斷了既心氣  
漸順五臟亦和藥方有效食方有味也只如安樂

人忽有憂事便喫食不下何況久病更憂生死更  
憂身後乃在大怖中飲食安得可下請寬心將息  
將息今送關都官服火丹砂并橘皮散去切宜服  
之服之

仲再拜中舍三哥近想尊侯萬福此中如常六屯  
田宅上哀苦切與照燭又有襄邑李殿直家是馬  
太博家表親言被火災後饑寒所逼更無所歸人  
在患難中又須與救今許伊且往蘇州居住一子  
讀書可教小兒學在此逐月支錢一貫就彼課米

月支一石或親戚官員令教小兒亦可養三五口  
也如子弟不調或在襄邑作過逃來即發遣他去  
恐相負累請子細相度保重保重

仲拜聞中舍三哥急足還領書承尊侯已安只是  
少力宜調飲食不得喫濕麪脾惡濕亦少喫羹湯  
宜食焦餅蒸餅軟飯道書云宜食輕乾物蓋益脾  
也今送米三石酒十鉞去每事寬心在此公田不  
損盡將置義田請選好者典買取更託陳六一哥  
用心此事難成而易因循切切屯田言須是開春

請更相度相度

漸再拜人回領書知尊候萬福水災人疫柰何柰何家中用木入井中或水甕中浸之充日用其水辟瘟以竹籃子盛之以箴釣却貴不沉也但傳與人甚妙所置田如何若置得一莊須是高田則又遠易為照管若在水濱側近則只典買田段亦得影堂在此已買好木事造只三小間但貴堅久也彼中有屋賣時請商量要修起一位宅上作式樣亦須看木色要得堅牢純義堅要歸如未來即送

州學恐歇却則又無成時寒保重保重

漸再拜中舍三哥昨晚見與小監簿書知體候不

安不知因何也但氣海着灸三百壯即安漸在南

陽灸得五百至今得力水災無可柰何杭州只是

衝注別無積水請省憂在此須得分數公田可以

接助但寬心將息秋涼減骨肉來此更削去人力

即漸累輕易為過也乞保重保重或來此就醫亦

好朱七漸安累曾危困要知之

漸再拜中舍三哥得書知尊候已安脾氣曾傷宜

加意將息也淹仲風氣已退有一二分見用藥不止  
即無所妨請不憂醫人看候皆言客風在表耳所  
言冗僕已去惟船子留三兩人勾當其船子若日  
有所資又不宜破貨也秋氣漸涼乞保重保重  
淹再拜中舍三哥昨日領書承常州四哥監簿六  
屯田併亡伏增悲苦痛切之至柰何柰何切勸二  
屯田少哭泣進粥食不易不易純仁才到今却令  
七郎與純禮同去致祭在此亦齋祭次諸不及言  
乞保重保重

七郎便令到常州請遣人同去恐常州房頭不易  
時待支俸錢兩貫去常州二子 并弟 與劄來

淹仲再拜節推三哥伏想起居萬福近得運使李同

年書知彼平善三嫂必以安好也諸兒子長進在  
此如常十九郎雖未復舊亦漸減退餘各修學南  
陽清簡極好養性幸甚幸甚浙中諸親各安不知  
舉主幾人更在慎末防微如今易得謗議但固窮  
而前不銷預圖須過得惟省儉是妙乞保重

淹再拜中舍三哥前時純仁去不及寫書今日錢

主簿來領書知尊候安和不委六哥屯田所患進退憂心憂心須是多灸仍服好藥方可圖安請切切勸他恐氣血極微則灸亦不及也純仁等勿令飲酒大底已被酒成狂疾餘者宜戒之戒之置田起屋事已令純仁上聞時寒乞保重

仲再拜昨日屈德來領書知為季家孩兒病却總未來亦曾思寒食上墳三月半奠事須合照管亦當奔波却去即費力也事畢却請早來到熱時轉難為今令魏祐押職田錢并影堂材植去及帶匠

人惟石碇未知彼中易得否必然便可了當仍請三月半奠事夜作水陸齋一會別書牌子供養自家祖宗先亡并陳家墳塋切近亦召伯陽到寺排供養及六屯田家祖先并同其餘合供養神明並依水陸本法也更有合支用處並令魏祐應副更知諸親屬歲荒不易旋糴米二十石去請便俵散其逐月供米者却不銷得杜大家曾供米否亦每月與一石酒亦送去隨米支送知尊候已安更請倍加將息氣虛慎勿動臟腑也



文正公集 卷之六  
二屯田不及書只請將此呈他陳家是兩世外家  
因水陸之會又墳塋隣並供養不妨陳長官必已  
行更不寫書

瀚再拜節推三哥得書知尊候萬福兼知九姐出  
適深喜深喜得李郎書甚有事業不知在彼或已  
省覲馬祕丞亦有書來鄉中多不熟地卑使然或  
回換得數頃高田常熟者則婚嫁可以指望待於  
天平墳頭立一碑誌請尋訪祖宗文字及於老人  
處訪問且於諸房更求先代官告文書并三哥自  
傳聞事亦旋旋抄來或聞祖先元是藍田人不知  
記否此一事切在心尋去訪十二姑亦必有記得  
事保重保重

瀚再拜節推三哥近領親教伏承起居萬福兼知  
已納二壻尤增慶喜津送不易必是有債也候稍  
那得即去奉助寬心寬心在此幼累如常只是十  
九郎久病已減八九猶未得復舊二郎三郎並勤  
脩學日立功課彼中兒男切須令苦學勿使因循  
須候有事業成人方與恩澤文字兼今後不亂奏

人逐房各已有恩澤湏是有事業可以入官方與  
奏薦也請告諭之末由拜覲乞加保重

中再拜中舍三哥夜來王興至得書知尊候已安  
甚解憂心却聞杜大病亡苦痛苦痛不幸不幸所  
支錢與了當喪事甚是甚是孤幼如何安存更請  
多方用心苦苦莊契恐又出限餘錢且據數稅却  
自家置少義田不可却令漏稅所退絹已換得好  
者今將去聞夏稅倚閣如戶等該得即將絹賣來  
納田契稅錢如不該得即且納稅田契確實用多  
少錢請細劄取來今令人去候所印契便與了却  
付去人來酷熱乞保重保重

中再拜急足回領書承起居萬福骨肉並安此中  
如常且勉力為之過毀過譽無以防也知蘇湖水  
患柰何柰何三兩日來稍晴彼中還晴否晚稻雖  
可種亦須水退方能施功見使命自江南來一例  
大水饒州市中行船睦州樓居猶不能免向去民  
力必困憂心憂心純義以下並修學純禮又受正  
字媿幸媿幸酷暑乞保重保重

漸再拜監簿三哥近已有書去純佑到領得急足  
回來書並知動止又承在明州權邑骨肉並安在  
此如常遇發兵次不及云云乞保重

七新婦親情請聞于鄭資政宅上他姪女也今年  
郊天且奏常州四哥老兄弟中別無人又長善

與忠宣公

純仁書來知家中平善我病多日近來減退不用  
憂也六伯已下三郎四郎朱十二郎各傳語李監  
簿累得書當時特舉薦受恩澤不是蔭人今須奏

去理會乞特注官也鄭資政書來云今年奏李七  
郎作李通名字所以却奏聶舅今田居安去本房  
問如鄭資政不曾奏李通或奏不得即改聶升執  
狀作奏妻姪李通仍速報來南郊恩例但勘下曆  
子未要請出先筭欠多少馬價并來年聖節進奉  
並當在官庫準備外更有鄭資政諸大官先借過  
錢物要還他純仁程試長進更學書札不具吾報  
張祕丞傳語頻得書三郎不得慢易勤學勤學李  
八九秀才照管王秀才計安

與九國博

九國博與純仁着分拊事易所謂憂悔吝者存乎  
介是也雖纖微亦能使人憂悔今更有文字發遣  
祁正歸尉氏及屈德歸州恐偶然作過入府又索  
分拊也請曉之白魚十五斤漢江所出請檢收七  
哥更不敢留

與中舍二子三監簿四太祝

三郎四郎諸骨肉必安吉莊上如何各宜節儉頻  
照管西山墳塋不知十叔受得甚處官汝等但小  
心有鄉曲之譽可以理民可以守廉者方敢奏薦  
須陪涉鄉中有行止人九師計安五嫂房下并諸  
親一一伸意各相照燭照燭不具叔押報

三郎官人昨得書知在官平善此中亦如常只是  
純佑未全安汝守官處小心不得欺事與同官和  
睦多禮有事即與同官議莫與公人商量莫縱鄉  
親來部下興販自家且一向清心做官莫營私利  
汝看老叔自來如何還曾營私否自家好家門各  
為好事以光 祖宗頻寄書來言彼動靜將息不

具叔押報新婦孩兒各安吉十叔房下如何弟兄  
還漸識好惡否

與朱氏

秀才三哥久不得信計想平善刑部誌文已撰得  
請星夜差人先齋去上石亦可及得其間增減簽  
出處子細填入仍請與呂君秀才商量所示及行  
狀必呂公之筆大好詳備仰之仰之漸相次受外  
任差遣必徑去與足下同送五娘兒往柱宅近屯  
田移得知廣濟軍五娘子衣裝不要典賣永城莊

已丁寧王郎他或要得十四郎將來且依王宅姐  
姐處足下則須有脩學處也寬心寬心漸止月未  
必出京或往永城亦須早去凝寒好將息五學究  
並乞伸懇不及書人回子細示及

下處並起居宅上并五哥大郎宅中骨肉劉師姨  
計安

漸頓首秀才三哥自別並不領書札曾因石十人  
力行有書必然可達八員外五學究大郎宅上各  
計安吉不及一一修染賢子莊上如何還有歸着

否韓員外歸來未在此甚好脩學見有講席并文  
會久望不至未知厥故亦甚憂彼中十四郎長進  
切好看承杜宅五娘子王郎在陳州曾相見否因  
人無恠示字好將息將息

若欲來脩學請進奏院遞中惠書相報即因使人  
去相接漸蒙恩改郡今月十七日至丹陽禮上路  
行平善六孀神觀且安瓜洲寺中悲感悲感七哥  
骨肉上下各計安甚時來得相見骨肉聚會此最  
幸也幸也山東九郎得解在京願伊有成有成書

言翁翁葬事須要就長山候見議之嚴評事石道  
正法華各伸意許家弟兄多在京乍到不及云云  
將息將息○歌官人大郎來領書知公外安寧甚  
慰思渴此中無事只披純佑久病未安不住請醫  
人調理心悶可知大郎來此既不脩學又無事與  
他勾當必難久住異姓恩澤卒難得便次陳乞兼  
山東復州並未曾奏得想悉之也親事不易且勉  
旃勉旃近有書與許運判問彼中動靜居官臨滿  
直須小心廉潔稍有點污則晚年饑寒可憂也更

防兒男不識好惡多愛多愛

三郎秀才前日專到寧陵奉謁不遇為某暫來南  
京便欲與賢同送五娘子往廣濟杜宅星夜候賢  
歸千萬千萬諸事候却回勾當且如今了却此事  
兼要奉見商量向去次第千萬星夜速來切切今  
專差人去不宣仲咨上三哥秀才○哥秀才自別  
傾渴傾渴雅况何如永城莊田暨寧陵家計作何  
擘畫八叔員外五哥應相助也大郎宅上安吉王  
郎家應往陳州襄邑卜居亦甚相近還照管得否

足下本約來此脩學還遂志否如果起得但見本  
府進奏官即知在此公人客旅便次八九程可達  
更宜從長呂秀才託伸意或起離未得即師問呂  
君亦可日新衰門如此寧不憂懼永城誌文立碣  
亦可向西屢見也秋涼希多愛多愛四郎看恤伊  
早令讀書因人千萬示信不宣仲咨于朱姪秀才  
台座

仲啓自別累得書知動止清勝又審向秋召試前  
賀前賀門戶再起獨在吾仁京師交遊慎於高議

不同當言責之地也且溫習文字清心潔行以自  
樹立平生之稱當見大節不必竊論曲直取小名  
招大悔矣希多愛多愛不宣滄上直講三哥之右  
宅眷賢弟各計安京師少往還凡見利處便須思  
患老夫屢經風波惟能忍窮故得免禍孫先生蔡  
十四見希致懇為他在宮邸不欲發書悉之悉之  
時請惠字以慰傾企傾企兒子亦漸安滄上  
大參到郡必受知也惟勤學奉公勿憂前路慎無  
好書札有文性勿小其志也如長者出麾豈不能

安一弟使專於學耶或來脩學亦好一如在陳州  
時常有學徒三五人日有功課疑寒多愛多愛不

宣滄上集賢學士

王郎房下倍加存恤勿以婦人之言漸生離隔此  
人家之常患也吳郎在此已轉殿省

純佑尚未安純仁得解猶未歸賢弟計安請寬心  
將息雖清貧但身安為重家間苦淡士之常也省  
去冗口可矣足下或未能發得書請賢弟寫書相  
報相報



文正公集 卷之十一  
請多着炎者道書見壽而康者問其所以則有所  
得矣

澹啓近遞中得書備悉雅意朝請外杜門著書何  
大於此此中亦如常但有答書之苦時或有相干  
作碑誌由澹不受潤筆引惹故也或是相知不能  
違阻今有故胡少卿家來求作碑已勉強撰得恐  
更被人寫壞三哥無事時與寫取并篆額可也秋  
冷多愛多愛不宣澹白學士仁姪

裏面有不是處便與改正空缺處更消息凡言公  
處請與只空家先一箇其後公字莫不銷空否請  
相度時希惠字以慰傾企

承肯應時相見弟兄俱與致意無事不欲奉書也  
吾知青春試期在近少出入勤筆硯勿預議論且  
繼續衰構力微不足以助國家之急相知苟有心  
襟待之非晚

澹諮久不致懇得兒子書知體理爽和云曾請問  
即不見賓客或聞神思驚悸近日調攝漸安否屢  
曾咨聞以足下起發衰門宜愛重以副先德之心

何致多疾極奉憂得萬萬自愛不宣淹致干學士族家之右

仲到忻代病嗽醫藥過涼傷及下臟淋痔併作日夜苦楚于今稍間而未止遠承誨問為慰極多所議南郊異姓之恩已發却多日為妻舅聶升十口日有溝壑之憂且逐急處行也吾仁青春已在館殿三五年間必有異恩於一第不足為憂此必然之說相國下車賴長者博文多識可日奉談燕多愛多愛不宣淹上頴倅學士三姪

貴眷郎娘各萬福切寬中自愛人生憂多樂少惟自適為好此間疎懶成性日在池塘或至歡醉亦依舊行氣不廢且遣疾耳

滕七有事方得蘇臺好處為伊增喜遽聞哀訃苦事苦事同年中又失一相愛者悲涕悲涕已差人去照管南京王倅同年希伸意報着提刑司體量不知何如

與指使魏佑

偃師七郎拋却母必是大段不易西京莊課并梨

錢內且速那錢十貫去如得工夫即暫到偃師看  
伊要知次第彼中無如存濟即開春教來此修學  
如且要守墳持孝即待支莊課供贍一切取依穩  
便莊上多覓下桑栽開春便令人勾當栽植尹家  
宅上計平善到彼已支料錢兩貫去正月起請傳  
語尹家兄弟不及為書將此呈他無妨汝到陽霍  
了早回寒冷不易

與韓魏公

仲頓首再拜遞中并黃通來疊降真誨以多故脩

答後時至悚至悚近惟起居萬福師魯去赴均州  
時已覺疾作至均寢食或進或退僅百餘日得提  
刑司文字昇疾來鄧以存沒見託至五日而啓手  
足苦痛苦痛至終不亂初相見時却且着灸不談  
後事疾勢漸危遂中夜詣驛看他告伊云足下平  
生節行用心待與韓公歐陽公各做文字垂于不  
朽他舉手叩頭又告伊云待與諸公分俸贍家不  
令失所他又舉手云渭州有二兒子即就枕更不  
他語來日與趙學士看他云夜來示諭並記得已

相別矣顧家人則云我自了當不復管汝略無憂

戚又兩日猶能扶行忽索灌漱訖憑案而化眾人

無不悲泣無不欽服其明也別趙學士云不怛化別韓倅云少年樹德

別賈狀元云亦無鬼神亦無煩惱官員又問以家事答云參以人

事則不樂也終更無言莊老釋氏齊死生之說師

曾盡得之竒異竒異尋常見他於兒女多愛不謂

能了了如此初九日夜四更有事十日晚殯於西

禪送終之禮甚備官員舉人無不至者家且寄此

候秋涼歸洛已去安州之翰處作行狀待送永叔

作墓誌

其不敢作恐知他當年事不備故也却明待作文集序此中士人多收得他文字

公可與他作墓表也看他永訣時實無不足意今

錄眾人祭文挽詩上呈草草

瀚再拜伏蒙特賜手教以之翰所撰師魯行狀未

精更須修改然後送永叔作誌足見大君子金石

其心使死者全名生者服義敢不欽佩風旨益盡

其意然始以之翰知師魯最深又少與之游盡見

其行事故眾謂之翰宜書其善狀及觀尹材所辨

亦不可忽故錄之於後庶幾明公與永叔詳之自

可增損今明公欲之翰修定而後作誌已致書之翰必更盡心衆謂之翰醇儒本無他腸但思之未精筆力未至爾明公以為如何幸恕而寬之

仲再拜資政侍郎近遞中發狀必已上呈李學士應亦到府昨日得邸報知仲儀為人攻之不已至于奪職柰何柰何雖本無害善之心緣而及此多愧多愧然事非醜惡法外行之不久當須辯明書去必多勉之今有進士潘起才筆俊健言行溫粹長安有戶籍今去就鄉薦有投獻必賜垂覽得失

即繫他程試也殘暑乞自重自重

仲再拜資政侍郎仁兄近辱回教承起居萬福前日得長葛李宅書六郎有事何門表之若此苦事苦事伊又受却息澤諸弟必不敢當仲罷參并邊任未曾奏人今却欲奏七郎不知允否更乞裁之元祕丞已得請必便般家來也鄙拙得他為助盛暑伏惟自重

仲啓兩捧真問恭承台候萬福旱天酷暑加迎送不暇想煩襟靈邠郡數日來亦甚熱但夜深則涼

有休息也李大相過昨晚已發堅留不住保安申報寇戎甚不律已移文延安只指定地界牒與宥州不可令人去必起戰鬪也不知聽從否亦已奏訖河朔亦有侵疆之說不知是否自重自重

泚丹拜近復手啓言將偕事必已通呈今有環慶替回虎翼三人早行被強賊劫奪衣物斫傷甚困重問之言賊着褐衫作陝西人語此中少劫路賊衆疑同行神虎一指揮歸營恐其中有作過者今差指使党武詣府試與指揮緝逐情甚兇惡乞照

之

家屬一兩日必到府勿令住也在路又矣元祕丞正旦可來否四向文字亦漸多州署中有涼廳一位可以待他

仲啓党武回領鈞誨承台候萬福捕寇事曲煩聰聽鎮戎事宜已奉報今却稍款不知何謀也又來秦亭打却蕃部今日報到三千餘人騎入來此昭然無可倚信今秋必又大作如何如何亦已具奏訖昨日有旨體量安俊亦已回奏如前安可儀隴

試之也並乞密之元祕丞適已到郡文字漸多甚  
賴他也知牙痛未已請用硫黃好者為末擦之疼  
即止或是風壅即用搜風藥宣過乞自重自重  
漸再拜資政侍郎十兄伏自違遠門墻以道塗之  
勞久踈上記伏想台候萬福漸已至穰下度日無  
客公事絕稀甚閑適也不謂勞生亦有此遇明公  
久於衝要嚴召非晚更望勉之因風無恡枉教夫  
人體候萬福諸郎君英秀並安邠人回草草  
漸啓遞中累辱榮問承經武外起居休寧云承有

微恙尋已平復人之生也分天地之和  
不調則其氣不平氣不平則疾作此理之必然矣今人於十  
二時中寢食之外皆徇外事無一時調氣治身安  
得而不為疾耶請那十日之功看素問一遍則知  
人之生可貴也氣須甚平也和自此養疾自此去  
矣愛重愛重素問奇書其精妙處三五篇恐非醫  
者所能言也書序云三墳言大道也此必三墳之  
書宜少服藥專於惜氣養和此大槩養生之說也  
道書云積氣成真是也惟節慎補氣咽津之術可

行之餘皆迂怪貪慕神仙心未灰而意必亂宜無  
信矣兒子致疾由此也近却肯服藥有差望耳亦  
未醒

澹再拜稚圭觀察三日前遞中奉書倉卒不周前  
時寵示第三文字極切當頗為孤生之助幸甚  
第二削有壯歲雄才之說乞矜恕蓋無可說劄子  
中云緣別路已有不辭免者渭州已謝延第四削  
而心已不固來相勸也澹多病獨願一貶量力實  
不可當或有威罰死生惟命幸無傷軫

澹再拜稚圭太傅近遞中捧教至荷勤重之旨不  
任悚仄邸報云澹有恩命改職增秩貧儒至此誠  
為光寵柰何朝廷本欲吾輩來了邊事今涇原全  
師敗歿隣道無應援之效而特進爵天下豈無深  
議耶又今將佐不思報國惟望僥息吾輩頻時進  
改豈能伏其心何言責他實效候文字到須以此  
削章乞朝廷裁酌今日聞閣下復舊職改大諫職  
可復矣官莫須陳讓使諸將知吾輩無僥倖之意  
當此之際如得朝廷責怒則吾輩可以責將佐之



功矣淹初赴邠州設禦捍之勢實懼自己路分內放過寇馬入撓彼中其責如何誠以避罪豈足為功以邀渥澤也惶恐惶恐寇謀漸熾皆由將帥無謀入賊策中吾輩須日夜營營思補將來時乞數字苦寒愛重為祝

淹啓今月二十九日受勅往涇州當時上狀次日即報知明公並領此命又一日有旨不允前讓亦已拜受訖一削甚激切以庶察之讓屢煩天聽不敢再瀆但愧將佐何以責率悚仄悚仄今早離慶州

更三程至涇明公應不候文龍圖到亦知已過永興淹却遣人齎往河府接必是未達師魯近有書去願夙駕為會春事已迫乞留意留意

運判入奏只且帶常程邊事別有一削俟面聞恐遞中踈失淹上

西人將至群議復作或不知將略不顧民力惟高

論於朝不管成敗如揚國忠逼哥舒翰速戰而陷長安如盧攜不許黃巢節制而

亂天須慮禍之速也或俯仰從眾苟安一時不管

稔禍長惡則患之深也西事之責在公與走或各

上文字則慮微有不同便為人攻擊無以取信或  
 隨衆上下他日誰咎願公思之或奏乞密議數日  
 又恐衆疑或假元均往來三兩次議定後同上文  
 字先假以通和兼未必能合一面畫取橫山策舉可用  
 之將仍速教新陣法日夜為謀彼便通順必亦不  
 久早來略陳事端衆必不曉不信明公試為詳酌  
 泮再拜承寵示科場文字中瑕病不勝降服大是  
 大是非公精識取笑天下初兩制定上已一二十  
 度修寫犯他衆怒思慮太過凝滯久之及公指之

一一中病如廣南等小處須令轉運司相度有介  
 潔之士無明師不肯就群居者有親老家貧日營  
 衣食者故開此門也開封國學取行實止可嚴其  
 保恐難察也却未敢寫敕須更議之幸甚幸甚  
 泮啓通中捧台誨至荷勤切河東今歲俱罷支移  
 邊上糧草中糴自辦西北勒兵久之今未戰亦  
 報和解次幸其不來來則可憂處多憲州岢嵐城  
 小而低矢石可交火山孤絕城中無水今冬無事  
 來春須力脩川原控扼處所濟來路極多舊聞麟

州當移兼曾上言及往視之知前言之失始謂無  
民今問得當時西賊急攻府州謂麟可自下而不  
甚虜掠百姓屬戶皆東渡多免今存八分在河內  
旅寄惟俟修城寨即來復業本州已抄到一千四  
百戶續陳奏次乞留意再造此方自重自重  
宣撫河東日見岢嵐軍米光濟知軍勾當幹集杜  
公曾舉尋卒妻子無歸今依親戚居青州其子得  
殿侍左班養母未得此中又無指使闕曾申脚色  
狀來今上呈如有指使安排處乞留意

仲再拜資政諫議某至幽兩曾上狀遞中一次領  
鈞誨又兵子來復枉真筆不任慰喜竊承起居安  
寧樂於偃息甚善甚善某居此甚宜但西戎今秋  
不聞大舉且運歲取之物早時同上章近又錄本  
奏陳為向去之備不報過此無所為已乞罷使名  
改蒲同襄鄧一郡必有俞旨孤平蹇剝所得已多  
須求便安以全衰晚末期再會日加引領惟自重  
加食是望

仲再拜資政諫議近走介自浙中回復枉鈞翰伏

文正公集 卷之六  
承起居萬福府當衝會久煩重德天將授任必拂  
亂之增益所能爾蒙詰以念念其退之非蓋年向  
哀晚風波屢涉不自知止禍亦未涯此誠懼於中  
矣瞻望風采伏惟倍加自重

淹仲啓自至南陽兩捧鈞誨遞中一次上記必達聰  
覽涉夏以來起居何似每想松栢之情金石之論  
則心醉神驚坐越千里翹望翹望某孤平有素因  
備國家麤使得預班列今庶事逾涯復得善郡每  
自循揣曷報上恩愧幸愧幸公與彥國青春壯圖  
宜精意遠略行復大用乞自重自重

淹仲啓近專人來辱教周密已遣走介上狀拜謝孔  
官人至又枉鈞翰不任感慰首冬以來起居何似  
天平大鎮風物中和鉅公處之誠養賢之所也未  
期會遇至於翹想之極謹奉此起居

淹仲再拜中間伏承有真定之命以甘陵未平不敢  
郵中奉書恐有遺墜其瞻渴之誠斯須不去恭想  
鎮臨多暇神志安和淹近改荆南尋乞留鄧俞音  
已下盡室獲安實至幸也春物方盛伏惟宴喜外

文正公集 卷之六  
倍保崇重視望祝望

澠再拜真定資政給事近遞中奉教伏承鎮安北道初勞心慮風化既孚足為恬養河朔數郡被水今春如何惟明公早正柄坐可福斯人也暑中乞加自重

澠河朔災沴非常大煩憂軫也麥苗不立向去如何此中亦有北來流民見行救濟多過隨郢去澠已陳乞再任或移澠中一郡雖與國無濟但一方州庶事由已吏民可安自且恬泰吾道進退無固

必也惟保得明公彥國與此老無攀緣進取之階可不愧於天下又自省寒士遭逢至此得選善藩以自處何以報國厚恩感切感切尹師魯家甚不失所近永叔寄到師魯墓誌詞意高妙固可傳於來代然後書事實處亦恐不滿人意請明公更指出少修之永叔書意不許人改也然他人為之雖備却恐其文不傳於後或有未盡事請明公於墓表中書之亦不遺其美又不可太高恐為人攻剝則反有損師魯之名也乞審之人事如此台候與

貴屬並萬福真定名藩生身在彼自識別以來却  
未得一到諒多勝賞也此中如常夏田豐稔所轄  
金均房相去各五七百里山川險隔自冬至春三  
州各有小小結構幸而告敗豈刑殺不能勝其驕  
耶此一弊如何可救使得久安憂思西寇天誅此  
又與而不取之時也橫山一帶正可行前策衰老  
不敢言明公雄望誠可建白但慮不從耳可惜可  
惜

仲頓首再拜資政稚圭給事至節遠蒙回問研誦

未已新正先辱榮誨不任愧荷明公天稟忠義進  
退吾道所以服膺也今鎮靜北面練兵養民是  
亦為政矣君子之道如陽春白日於照臨生育之  
意豈擇其小大之限哉但天下中外望在明公爾  
惟自重以副瞻祝

仲再拜大資給事近奉鈞問伏承起居萬福兼審  
寵拜益增喜抃仲自春入夏久在道塗餘杭酷熱  
多在江樓因病月餘以故久不奏記日負媿仄及  
領教筆但感金石之意未相遺也銘著銘著仲亦

文正公集 卷之十八 二十八  
叨息命何功可稱矧茲衰晚未知所報惶恐惶恐  
惟祝正人早歸柄任以副天下之心吾道之望乞  
自重自重

淹拜示諭在鎮三朞必朝夕有命惟安仁樂道無  
所陳請此為高也如今便乞閑郡必不以為誠或  
言避權亦不見信但委順靜處為妙天下自有公  
議未大用間亦處處有仁義可行言拙亦不出度  
內也貴愛並計萬福頌惠磁器多品不勝珍荷留  
到致仕時使用必傳上九老圖也近老者多罷去  
也已森森不遑也呵呵

灑頓首再拜大資侍郎專人來蒙賜教極荷恩意  
之厚自顧衰晚何足當大君子之高義至幸至媿  
恭審起居安勝此社稷生靈之望會有施設也河  
朔久困今春少雨後來聞已霽霈應有稔意此中  
蠶麥大獲秋稼亦盛甚釋憂懼可偃息以從事矣  
兼時有餘暇可以溫習筆硯曾示閱古堂記將呈  
與孫之翰不曾取得命作詩敢再乞記一本并諸  
公詩俟即賦之又頒示北嶽碑真雄文健筆高古

相稱為不朽矣欽服欽服門仞尚遠日增企望伏冀倍加自重以膺大拜真禱真禱

仲再拜大資侍郎專人復至蒙賜教并示中山新作有以見大君子存誠風教未嘗空言惟感服欽慕老而不知其止謹觀閱古堂詩并記仰歎無已又窺諸公所賦何以措手然旨命丁寧亦勉率成篇并自寫上呈所謂將勤補拙更乞斤斧免貽衆誚幸望幸望諭及師魯序且得無大過  
風雅字唐賢多用梁肅作李翰集序云陳子昂以

風雅卑浮侈張燕公以宏茂廣波瀾又李貽孫序歐陽詹集公宜其掌代文柄以變風雅為古道亦更明白又相見無一言處改作無一言及後事亦似曉白的是不言後事直至漸先言二三事他心安而不憂其後它方叩頭云公言已盡矣明它昇疾而來却無一言是相知之深不暇言也此外必更有未當處但先喻及不同永叔寧作數千字處紛不肯輒改也呵呵未曾敢寫出別處其間言永從而振之又莫見罵否實是處紛不肯北望雄府



文正公集 卷之八  
惟祝自重以福四海

閱古之作蓋出古人也豈勝仰服俟息肩則勉力  
賦詩今且和得近賜高什不避見笑蓋仰答厚意  
慙荷慙荷

泚再拜大資侍郎在餘杭捧閏首賜教過垂周厚  
私念去人必至麾下以改郡邁行未遑修謝及山  
陽遇回介併受鈞翰及示竒章感歎榮抃為生平  
美事幸甚幸甚退省虛陋曷稱重獎惟思砥礪名  
節以副知己惶恐惶恐泚上巳日方至青社繼富

公之後庶事有倫守之弗墜但歲饑物貴河朔流  
民尚在村落因須救濟數日間入城者六七千人  
無非饑窮其來未已二麥須稔方可復蘇四向亦  
猶寇盜齊博間稍熾三兩日來時有雨澤但未霑  
足亦有望也憂責非輕豈衰老可當受國重恩不  
忍辭避拜遇未卜日深瞻望仰祝大拜為天下福  
吾道之至願謹奉此上謝

泚頓首再拜大資侍郎伏惟純德至誠天下倚望  
神靈所護起居其寧泚居此憧憧之地固已少暇

復歲時以來家多憂苦以故闕於奏記徒念念於  
知已惶悚惶悚惟天意在公早正鈞軸天下之幸  
吾道為光也不任區區之願

仲頓首再拜觀文侍郎恭惟台候萬福中間人回  
蒙賜教備荷恩意閱古堂詩仰副來命不敢不勉  
過辱褒許且愧且懼明公拜命初以賢輔留滯不  
敢脩賀先賜榮問復稽裁謝為安撫提轉相繼而  
來後又腹疾作遂成懶慢亦恃公見愛之深必未  
謹咎皇恐皇恐今歲早寒關塞應甚伏冀倍加自

重以副具瞻之情謹此

神皇恐再拜觀文侍郎神病中捧書過賜憂軫勤  
厚之意何以勝戴即今尚未痊差扶病上道赴穎  
州益遠風問但深瞻戀之劇初暑伏惟為國倍加  
自重至禱至禱

神再拜資政諫議伏想鎮臨大屏願養至和與神  
道游誠將物感正人之望日重休神哀晚之期休  
息甚稱田園未立告老猶稽此可愧於人也然念  
念其退不作妄動事為知已之羞拜會未期萬萬

文山公集  
卷之六  
自重

漸再拜資政稚圭給事向蒙遞中垂教以公移鎮  
必迂廻川路未便修報問忽有專人遠致鈞翰伏  
讀再四若奉符采兼示先公太師并司封諸誌感  
歎辭義足以風化摺紳光大門閥不任拳拳伏膺  
之至披對未期惟日引領伏冀倍加自重以副天  
下之望

范文正公集卷之十九

宋范仲淹希文 著

明康丕揚士遇 校

與晏尚書

伏自春初至項城因使人回草草上謝由潁淮而  
下越茲重江四月幾望至于桐廬回首大毫忽數  
千里日思奏記復于無階恭惟蕃宣之居鈞體惟  
寧赫赫之瞻日以增重神罪有餘責尚叨一麾敢  
不盡心以求疾苦二浙之俗躁而無剛豪者如虎

惟尊崇為國自重

仲啓伏惟參政尚書台候起居萬福仲伏自思改

蘇首捧釣翰屬董役海上至還郡中災困之氓其

室十萬疾苦紛沓夙夜營救智小謀大厥心惶惶

久而未濟上答斯晚死罪死罪早以桐廬鄙述之

說仰黷台光伏蒙尚書不以隆墀之高而應諸遠

壑不以洪鐘之大而納茲纖筵謂宣父聖師嘗稱

弟子之善邴吉真相或矜小吏之狂緩其嚴誅寵

以釣什霈江海之宏潤被虹蜺之垂光夫何猥辱

示之以文弱者如鼠存之以仁吞奪之害稍稍而  
息迺延見諸生以博以約非其所能蓋師門之禮

訓也又郡之山川接于新定誰謂幽遐滿目奇勝

衢歛二水合于城隅一濁一清衢江濁如濟如河

百里而東遂為浙江漁釣相望鳧鷖交下有巖子

陵之釣石方干之隱茅又群峯四來翠盈軒窓東

北曰烏龍崔嵬如岱西南曰馬目秀狀如嵩白雲

徘徊終日不去巖泉一支潺湲齋中春之晝秋之

夕既清且幽大得隱者之樂惟恐逢思一日移去

且有章阮二從事俱富文能琴夙宵為會迭唱交

和忘其形體鄭聲之娛斯實未暇往往林僧野客

惠然投詩其為郡之樂有如此者於君親之恩知

已之賜宜何報焉今有郡齋歌詩一軸拜獻庶明

前言之不誣爾干瀆台嚴伏增戰懼尚遠門下伏

當此褒賜澂謂曷覃榮皆微物也託于周召則不  
朽矣又蒙以新著神御殿頌游渦賦青社州學記  
示於謏聞俾閱大範孰量童觀之明得預宗廟之  
美但當金口木舌以駕說至道之萬一爾如覘大  
禮閱廣樂豈能形容於造次哉遙瞻台屏伏惟尊  
崇為國自重卑情不任榮懼感戴激切之至

仲再拜參政尚書恭惟台候起居萬福某十七日  
至京諸公並未敢請見蒙賜誨言敢不佩服瞻仰  
恩館伏惟為國自重卑情祝頌之至

### 與邵鍊先生

十月日右司諫祕閣校理知蘇州范澂謹奉短書

于先生邵公足下澂今春與張侍御過丹陽約詣

先生見維舟水邊聞先生歸山所謂其室則邇其  
人甚遠惘然愧薄宦之不高矣暨抵桐廬郡郡有  
嚴陵釣臺思其人詠其風毅然知肥遁之可尚矣  
能使貪夫廉懦夫立則是有大功於名教也構堂  
而祠之又為之記聊以辨嚴子之心決千古之疑  
又念非託之以竒公則不足傳之後世今先生篆

高四海或能枉神筆於片石則嚴子之風復千百  
年未泯其高尚之為教也亦大矣哉謹遣郡校奉  
此恭俟雅命

諫院郭舍人

澣再拜舍人遞中得兄金玉之問情致雅遠如見  
古人恭惟遷諫司奉來職忘雷霆之恐以報主蹈  
湯火之急以救時端人之言固有中矣澣謂志於  
道者皆欲殺身成君及其少屏則信起獨善之思  
又嘉江山滿前風月有舊直賞之際使人愉然曾  
不知通塞之如何耶惟兄自重勿至相念

王狀元

澣再拜狀元正言學士郵中得來教喜可知也澣  
四月半到郡重江亂山目不可際懷想朋戚寧莫  
依依而水石琴書日有雅味時得佳客相與詠歌  
古人謂道可樂者今夫信然惟閣下居喪食貧聚  
數百指前望高遠宜無動懷善愛善愛

與石曼卿

澣再拜去冬以攜家之計駐羸東郊朋來相歡積

飲傷肺賴此閑處可以偃息書問盈几修答蓋稀  
足下亦復懶發絕無惠問非求存慰欲知起居之  
好爾近詩一軸寄于足下與滕正言達于諸公必  
笑我也

與曹都官

泚再拜伏念天涯之遠聲應自接使介一至手筆  
爛然金石其辭雪霜見志斯足以使吾道拳拳矣  
其後進之狂者無明哲以保身交游之恩尚不為  
輕况君父之知死而當報暨守桐廬郡大為拙者

之福朝廷念其無他移守姑蘇以祖禰之邦別乞一  
郡乃得四明以計司言蘇有水災俄命仍舊鄙陋  
之才未飽世務惟日夜謹事與衆協力庶幾萬一  
可濟耳願兄歸闕道出此郡接舊交又所得將多  
至望惟以道自愛慰此善頌

孫元規

待制吾兄泚伏自東南之役不復奏記于諸公誠  
以久勞之人且欲宴息爾吾兄由簡在之知登于  
清近薦紳畢賀吾道相榮首枉華音足慰素望何

青雲之上亦莫我遺感林感林肺疾未愈賴此幽  
棲江山照人本無望以此為多未拜覩間伏覲  
為國自愛

孫明復

滄啓正初奉邀東門之別翌日大寒未起舟人輒  
移足下之來固不可見至桐廬聞足下失意愕乎  
其且憂矣足下直方而孤非求榮之人嘗言二代  
未獎勉身以進也天與其時一何吝歟此交友之  
情大鬱鬱然及得足下河朔二書且依天章公猶

免屈於不知己者甚善甚善滄至新定江山清絕  
落落以歌自謂得計及來姑蘇却修人事斯亦勞  
矣今在海上部役開決積水俟寒而罷足下未嘗  
遊浙中或能枉駕與吳中講貫經籍教育人材是  
亦先生之為政買山之圖其中矣以來者衆未  
易他謀也之武公綽二君子皆持服在此冬景向  
嚴萬萬自愛

滕子京

滄再拜通中捧來記云出省後兩賜榮問一未嘗



文正公集 卷之六  
至請究之執事入侍清光退奉慈聖可謂美矣仲  
肺疾尚留酒量大減水邊林下略能清吟聊書一  
軸上寄并簡呈諫院門館諸公善知我之素爾

李泰伯

仲白秀才李君在鄱陽勞惠訪尋以改郡不敢奉  
邀今潤州初建郡學可能屈節教授又愿遠來難  
為將家蘇州掌學胡瑗祕校見明堂圖亦甚奉仰  
或能挈家必有經畫請先示音為幸保愛保愛

仲頓首秀才仁弟別來傾渴無已想至仙鄉拜慶

休無恙此中佳山水府學中有三十餘人講貫與  
監郡諸守議無如請先生之來必不奉諛誠於禮  
中大有請益處至願至願此地比丹陽又似閒暇  
可以卜居請一來講說因以圖之誠衆望也兒子  
在蘇州足下可能早來今冬欲行鄉飲俟先生講  
求也

仲白中間辱教承已拜息命雖德業雅遠未稱人  
望而朝廷獎善鴻漸于時惟聰明精至曉之深矣  
未相會間千萬自愛自愛

文正公集 卷之十一 七  
澣已受敕改青州見理舟行次希善侍加愛

張文定

澣仲再拜端明安道諫議專使至特辱緘問以示恩  
意喜慰無量兼承居易以道處順而樂真賢者養  
浩之宜矣澣仲此中差煩亦且勉力未披觀間萬萬  
自重

頒惠醇醞感刻感刻公人云到湖州陸行歸府別  
無以致慶州酥五斤封記全乞檢至章老昨日鄧  
州同來宛丘因且在彼勾當深懼入川今得晏公  
辟在許田知錄甚得所也極清健可愛運使錢刑  
部已起韓學士應未到見提憲望致意或要此中  
物希示及

陳水部

澣啓兒子歸知山陽禮上有少違和澣亦為風氣  
發動不得馳染人來特辱真誨承體候安好至慰  
至慰彼此當路守任疲于煩撓惟勉旃自愛

謝安定屯田

澣仲謹齋意西嚮復書于先生安定公執事澣自

筮仕之初聞先生在諸侯幕中高風遠度已與人  
異能禦疆族又嘗正大夫見東夷人之禮國朝稱  
之自是籍籍有清議於四方咸曰斯人立天子之  
庭其風義如何哉司命不仁乃病于茲先生胸中  
之奇屈盤虹蜺然猶不忘國家天下屢有抗奏天  
子嘉其意進以為郎先生謂生平所存不得著行  
事而以言受爵非吾之心復卷而懷焉君子謂之  
有道仲嘗與先生接而見貽之書意愛甚隆非澹  
之可堪也澹早以孤賤荷國家不次之遇夙夜不

遑思所以報故竭其誠心自謂無隱爾非有出入  
於人也今被罪而來尚有民人是亦為政豈敢怠  
哉餘則閱書思道希古人萬一將無用於今則庶  
幾不忝下大夫之後而已尚阻奇論惟善奉天倪  
為禱

屯田長者澹攝行尹事日捧執事濮陽之書以困  
于聽決未遑脩報既出江表杳如天外近改丹徒  
又併獲雅問豈君子之心不改易棄而然也澹念  
入朝已來思報人主言事太急貶放非一然僕觀

文正公集 卷之十九  
大過之象患守常經九二以陽處陰越位救時則  
王室有棟隆之吉九三以陽處陽固位安時則天  
下有棟橈之凶非如艮止之時思不出位者也吾  
儒之職去先王之經則茫乎無從矣又豈暇學人  
之巧失其故步但惟精惟一死生以之閤下以良  
相之門瑚璉令器與國同其休戚自當觀群賢以  
經大運無孜孜一夫以隘其守焉甚善甚善未拜  
會間千萬保愛

睢陽威寺丞

仲啓知宰寺丞昨軒車之來誠喜奉見以困匱之  
日致禮不逮未能忘情徒自愧耳泊于回轅又失  
拜餞自至琴署諒敦清適有孫復秀才者一志于  
學方之古人不知歲寒何以為褐非我長者其能  
濟乎擬請伊三五日暫詣門館惟明公與丁侯裁  
之造次造次慚悚慚悚

小兒藥已服兩日未應乞與差人問伊久服得否  
以何為候又恐此藥宜取多則不勝其羸

仲再拜寺丞久違清素之範頗增鄙吝之懷京塵

文正公集 卷之十九  
多端驛音鮮寓慙悚慙悚伏想監守之外動履惟  
寧其如縻才識者奉惜漸在館供職無所為效嵇  
曰知己東行所寄物必已分明交付亦乞示諭貴  
眷各計萬福凝寒倍加保衛別期光寵虞縣中舍  
不及上狀望言達

漸白人來領書問知孝履無恙端居不易秋望如  
何許相次見訪更不云云惟多愛為祝

漸再拜寺丞又闕致誠多渴義庠序之會漸有倫  
次見講春秋聽衆四十人試會亦僅三十人矣公  
之志也敢不恭乎今張兄員外素為交遊亦張知  
判之同年蓋丁憂累重不堪其憂前日清河云隨  
後便來故專投刺長者之性不能矯取惟執事禮  
之部夫將迴勞頓不易乞保重是望

知府大卿

漸再拜知府大卿仁兄近辱真誨伏承下車交海  
起居休泰吾兄長厚仁政東魯民淳比之越上可  
偃息矣未期披會惟冀自重以符瞻禱

漸累患腹肚不早上記至悚至悚東道稍稔晚田

文正公集 卷之九  
微旱穀價向春亦應不下二浙淮南俱旱惟蘇湖  
有望而亦有旱處東山惟寇盜可虞常索用心與  
南中不侔鄭下今日得書甚安元規改徐州辭之  
不允他有餘力徐可治矣自家三人聚於杭越今  
俱來京東人事何定却時得通問也李倅希伸意  
不及書

蔡欽聖殿丞

仲啓近辱手筆承動止安固示諭賢叔學士被楊  
儀牽累衆知無他昨日聞有袁州之命何至於此

蓋衆被重譴然也人事難可擬議惟君子知命委  
時則可致遠而無悶他或歸許下船家即專差人  
齎書去如即遣人來挈家則望書中再三致意勉  
之未離京間不敢致書難為辭也悉之悉之多愛  
淹啓昨日至許下行次領真誨承動止無恙兼示  
及省榜兒子與李教授謝家弟兄王七俱過省親  
識中得失相半更三五日必見春榜也漸遠風音  
黯黯為戀惟多愛多愛

工部同年

仲啓至西洛見蔡郎得工部同年書承在闕下起居康寧三二年中不易為懷必能知命自遣雖有交親無益於事同年聰明涉道不淺且隨緣就一差遣却學道養性所得必多漸謫官中未嘗動念此公之所諒今雖叨竊過量其風波恐畏無異當年賴朝廷寬厚未至顛覆樂天守道亦如鄱陽日未相見間萬萬自愛

工部同年近日况味如何須是以道自樂榮利無窮千古困人章郇公非不稱意今柰之何兒息未辦事又無中饋大可傷痛傷痛已差人去致祭明參復然以此不如知足而樂道浮榮豈足道哉宅眷郎娘各計安每每瞻渴瞻渴王源叔並知此事更不煩云加愛加愛

南陽著作

漸白辱手筆並悉雅意所留兵士已於四月三日奏訖未有指揮前請聖節因勾當到州不至必修造了可來相會也多愛多愛

知郡職方

漸諮上知郡職方特辱緘誨備見用心救濟甚善甚善一則朝廷重人性命二則恐姦惡輩誘而聚盜須賴州長焦勞使民感惠則無他慮也照悉照悉漸有暑候保重保重

明贊善請他來要見青社的有饑民自四向鄉下萃來自春亦不得知也

漸再拜職方知郡仁兄遠辱誨音過形恩意承已禮上實慰瞻言漸雖屬謫官幸得善地聽決之外琴籍在焉無見念也盛暑希保重刑推官已替如

寄家彼中乞照燭切少煩躁損氣傷神益為災矣然人事多端其實由命天假手於人爾奉憂之心公必悉之其如參差無以為力柰何柰何窮達榮辱人事分別至終豈復異哉惟信道養性浩然大同斯為得矣貴眷上下各安齋郎應未出官多愛多愛麈尾二箇紅薑四罐子聊表信意

安撫內翰

漸再拜安撫內翰伏惟清重勞頓克臻萬福漸昨日誥勅到降戶外帶職知耀州方當急難豈忍安



文正公集 卷之五  
逸今有謝表本并劄子藁上呈無他恐將來未免  
邊任不近便且在塞上所貴豈整不斷絕也猶恐  
不濟柰何罷去至秋冬危時又却臨邊何以處置  
此所以憂官榮即素無心豈以高下為意乞諒之  
諒之

翰長學士

瀚再拜翰長學士伏惟起居萬福昨張去惑著作  
來捧真誨備荷勤意欲其委順保全不宜擇處也  
瀚非不思之寒儒之家世守廉素恐門戶一變有

勃入勃出之禍况邊上乏人且勉於從事或稍寧  
息或得將帥即有立園之請 以全苦節養生

俟死此其志也俞旨一下鬼神來復久而無營知  
非他望明公諒之近以此事渴見賢者今聞彥國  
之耗不復言之亦甚減憂未拜奉聞惟乞自重

瀚再拜翰長學士伏惟起居萬福近軋州祕丞至  
此言十三殿丞過備知風旨瀚守邊如式但關輔  
之民被虐無際國本如此孰為固之環慶離落稍  
有倫序願得外計以救瘡痍或朝廷疑其欲解邊

務則尚可兼之經略皆得施行但去都部署招討之名耳為國活民以植根本又不敢陳乞恐廟堂不悉其志復聞北事已萌不勝憂察推官甚渴伊分減心力只為舉辟二人已許一員不敢更煩朝議或且就一陝幕必祝計使請伊况知己甚多應不久次少年處事但輸忠力且勿以資級為意即遠大也

安撫太保

仲詔上安撫太保遠勞書問深荷意愛至節別膺

寵異未言會間惟希保重

示及並悉雅意甚善甚善凡有事務只請手字所貴易得還答亦便於事也

示及即日過郡不更多云寒澁道中多愛

李節推

仲白近領手筆知十一月離穰下今想在道中寒雪奉親至是不易更令此番人去以備乏使千萬勉旃善愛善愛

通理虞部

文正公集 卷之六  
仲啓近辱書示承動止安康咫尺未由奉謁徒深  
渴想長安近有書來甚樂彼也初寒自愛為祝

仲儀待制

仲啓昨日使臣回已奉手劄賢姪自陝來速於拜  
覲不敢駐留庶事必可上聞蔣口得甚處希早示  
及保重保重

仲啓前日遣急足齎書并酒去必未達昨日邸報  
有人奉攻閻親不言再有責降不知何人之為也  
臺刻頗深豈涉親黨或須理會亦當款曲勿令悖

戾昨來謝章有事觸權貴力排姦邪之語此必招  
怨濟箇甚事事所云投鼠傷器此實詰理而無害  
也愚曾落職南行當時滿朝見怒惟責已樂道未  
始動懷君子皆有通塞孔孟不能逃况吾輩耶寬  
中自愛自愛澹於閤下為罪人但長者深察本心  
乃敢奉勉悚悵悚悵專此不宣

七郎去欲南中置少屋業耳禮制中更不遷居也  
走知之矣昔年持服欲歸姑蘇卜葬見其風俗太  
薄因思曾高本址人子孫幸預縉紳宜構堂乃改

文正公集 卷之七  
卜于洛思遠圖也吳中松楸有數房照管又與秦  
官似兩不矢志仲儀以謂如何雖立賢無妨間傑  
之謂也中人則不能逃其俗其聞見然矣

文鑒大師

澣頓首僕於僧萬千中得師之雅心期他年作金  
石遊師豈知我耶而遠書加勤願保清懿以副所

懷

澣啓在饒日一殿侍來領問却令代還者奉書以  
道接千萬僧得師之意不知達否李道士聶支使

來又得書并詩與有文者觀莫不賞其難得尚未  
知師之經術儒行然詩意幽遠如山中人已可見  
其清矣仲淹赴越上不似謫宦味多幸多幸未良聚  
間保愛保愛

惠酒并藥劑多荷急足行未有奉答在維城間出  
入數年清吉得不有江湖之興否

與朱校理

澣啓領問知雅意十六日被旨赴闕至二十二日  
與韓公同上五章為邊事未寧防秋在近乞且留

任必得俞旨入則功遠而未濟後有邊患咎歸何人軍民億萬生死一戰得為小事耶俟其平定歸朝未晚如淹則多病健忘無益於事如得一閑郡時復研慮陳述補益之事猶庶幾萬一或處急流顛沛可待識者當憫之矣柰何柰何翰長必已安好近已有書

與田元均

正月十八日

淹啓至郊縣見王助教領元均龍圖所賜教墨并誌文三本不任感刻且承得請終制非大孝之節

不奪孰能堅立持於雷霆之際耶仰服仰服端居蕭索惟道可依日扣聖門所得多矣淹此去南陽亦且讀書涉道貴深退即自樂非升沉之可搖也拜見末期萬萬加愛

與尹師魯

七月十四日

淹啓熱中得回問知漢東尤甚然西洛上京皆苦熱宣下開井救渴者此可知矣三兩日來因雨微涼彼亦然矣折支已差人許州般取到即走報不易不易請見錢者猶煎熬不足蓋日給外月月有

文正公集 卷之六  
橫費處家家如之邠酒四瓶近寄來請收檢鄧醞  
已竭候新者送去合得花蛇散空心可日一服甚  
有功恐疑之和方寄上希多愛多愛不宣新牧舊  
識候到即有書去兼是棊侶也先託致意

與季寺丞

四月二十七日

淹頓首季寺丞行曾奉手削遞中亦領來教承動  
止休勝淹此中無事雖兒子病未得全愈亦漸退  
減田元均書來專送上近得揚州書甚問師魯亦  
已報他貧且安也暑中且得未動亦佳惟君子為

能樂道正在此日矣加愛加愛不宣

右文正范公帖得之文定胡公家以刻于桂  
林郡齋栳聞君子言有教動有法其於文正  
公見之矣觀此帖雖一時書帖之間亦足以  
扶世教而垂後法非盛德者其能然乎敢敬  
誌之以詔來世

淳熙三年元日

廣漢郡張栳書

右范文正公與其兄弟之書其言近而易知

文正公集 卷之九  
今之仕者得其說而謹守之亦足以檢身而  
及物矣然所謂自未嘗營私者必若公之先  
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事上遇人  
一以自信不擇利害而趨舍然後足以克其  
名而其所論親僚友以絕壅蔽之萌禁防以  
杜姦私之漸者引而伸之亦非獨效一官者  
所當知也

新安朱熹書

尺牘終

